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一

臣道門

出處 附 隱逸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士無心於進退○湯幣聘來可以就矣必待三聘而後從吾以是知君子無心於必進齊言不用可以去矣必待宿而後出晝吾以是君子無必於必退夫儒之有進有退惟顧其時之何如耳時之可爲也吾不得必於退時之不可爲也吾不得必於進權衡於義理之可否斟酌於天命人心之去留而又揆度於三綱五典之興廢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出則出可以處則處庶幾得進退之正者歟故二

老居殷紂不能用則退然於東海北海之濱而不爲周西伯善養老之名一聞則盍歸乎來竟踐師傅之位四皓居秦秦不能用則盤旋于商山林谷之下而不爲之奪太子善待士之聲一接則持携而至卒成羽翼之助是知無心於進亦無心於退大人君子以進退爲天下之慘舒者每如此豈尋常小丈夫之能爲哉

賢者趨舍不苟○莘郊釋耒醜夏歸亳渭水投竿去商就周一世之傑萬夫之望其趨舍豈偶然哉必其仁可以得衆必其義可以濟時必其識量超越可以定天下然後委身從之不然就桀可也尹寧相湯事紂可也呂寧佐武吾以是知士不易得而人主能有其事士者其大略必出於此苟或反是

縱有一二末節吾恐與之居者非濟惡之人則保身之徒賢者豈肯俯首來哉

講意伯夷伊尹出處○愚聞之士君子之制行亦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已不必曰深山窮壑以絕世而後謂之知耻不必曰敝衣羸馬以絕物而後謂之知廉指是以為廉耻者矯也矯於暫者必變於久矯於明者必移於幽用舍行藏介然自安出處語默居然自信如伯夷伊尹之行雖不收以望孔明之全體然皆能以身而進的風俗者也伊尹處夏之季樂道耕莘乃其素志然救時拯世之念勃勃於中於是徘徊五就見可而進使世之嗜利無耻者處之則是非不擇失身向時豈所謂進以禮退以義者乎伯夷當周之興得

時行道豈無風心然而愛君為國之念義不容二於是高傲首陽守死而遁使世之貪汙不廉者處之則偷生苟就竊祿於世豈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乎是二賢者皆能以身處世變之衝不為世變所移萬世而下聞風凜凜豈特為一時風俗者哉

四皓逃秦歸漢○道可佐皇而隘於致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黄唐也德宜輔王而偶處伯世則四皓之所以晦跡於漢世也噫周道絕而王德湮秦短世而漢龍興六合披攘兵不暇戢則四公輕輕然鴻飛冥冥時也天下大寳一人攸係苟蔑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公僂僂然俯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巳之道權以安天下之器得非知

幾者歟

法祖嘉猷 國朝禮賢爲法○國朝以禮賢爲法宋帛安車相望於巖穴之下而君子或出而濟世澤民或隱而脩德修行清風凜凜萬世可敬王昭素若行怪之人也愛民一語銘書御屏陳希夷若幻惑之流也致治數言有裨君政魏野逸行見於烹茶鶴煙之詩林逋高節寓於曾無封禪書之句關於風禮則种放之時議有秦宋堂之建儲有諷益於經學則孫復之春秋發微代淵之周易旨要南山三友縉紳力薦白衣御史學校起敬益州逸士力學故事之當行河南布衣屢有召命而不應草澤之間縕袍之内清節榮耀至今猶起歆慕之想

先正進退一節○蘇文忠公平生鯁介用之而金馬玉堂舍之而珠崖儋耳而英風直節皓首不衰司馬温公進而爲元祐相退而居獨樂園而誠之一念終始不易蓋時有屈伸道無遷就身有進退節無變更上之人我用歟我固自若也上之人不我用歟我亦自若也是以畢文簡之進以遜爲懼曰吾將薦有相才者也杜祁公之退以退爲喜曰吾不敢久妨賢路也茍進退不以天下爲念其淡之爲丈夫也哉

致身必因先達○韓吏部之文章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若可無求於人矣夫何上于襄陽之書則欲托先進之士以爲之前上袁節度之書則欲借王公之勢以成其志李翰林之聞望天下慕之猶景星鳳凰若可無求於人矣夫何上韓荆

州之書則曰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上裴長史之書則曰惟願裴公一言不須鞭馬埒華軒

時文鐵證嘯時強時之說〇夫以天下為意者固非急於求售其一已之所長而安於一已之樂者亦非釋然忘情於天下蓋事有可為者有不可為者可為而不為其名曰嘯時不可為而為之其名曰強時故三過不入門一瓢在陋巷而君子許之以同道事商以諫死歸周而陳範夫子槩稱之以仁豈進者是而退者非去者當而就者否歟使禹當顏子之世未必不易胼胝之勤而為曲肱之樂使箕子當比干之責則不能移皇極之論而為苦口之言哉

無適而非可貴〇吾嘗讀易矣六十四卦論君子所以得時

行道尊主庇民者非一而其吉嘉遯而貴高尚者惟遯與蠱之時為然其餘否泰之相仍剝復之洊長君子所以處之者不主於必進亦不主於必退不貴於徙去亦不貴於苟容輕重厚薄之論何其泯然而不聞耶誠以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一出一處一語一默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安危寄焉故自弱養而逹施幼學而壯行名義之重操行之嚴其所以自貴重其身者不啻懷琬琰護璧玉出之則為廊廟之珍韞之則為藏山之寶蓋無適非可貴之時也

[illegible]

居於家則為簞食瓢飲之君子　用舍有以參天地之化
立於朝則為素絲羔羊之正人　進退有以關盛衰之故

進而以禮長往之士不得而失也　入而正心誠意
退而以義萬鍾之禄不得以留也　出而致君澤民
負鼎而行非干禄也投戈而起非徇君也大分不可不明故
也
首陽長往非違時也明日遂行非矯俗也大致不可或屈故
也
物可愛也民可仁也一陷不義則寧去而不為
君可事也功可就也一失其身則寧死而不顧
安於分守者謂之恬退怠於勢利者謂之恬退而終南養高
少室傲物者不足謂之恬退
急於干請者謂之奔競志於僥倖者謂之奔競而被髮救焚

胼足拯溺者不可謂之奔競

當今獻策　明分義守四維○今之士大夫吾固不敢以伊尹伯夷之獨行者望之然退而甘遯林壑不願留侯之封如子房者幾何人進而大聲殿陛不畏長沙之行如賈誼者又幾何人蠅營狗苟之流俛視公論徒起穢以自臭此固不足責也所可責者向有終老而願從赤松子遊今鳩杖漸至於都門矣向有誓死而不與絳灌等列今竿牘漸馳於私室矣奴顏婢膝以求進即前日揚眉怒臂以示正大者也囊金櫃帛以相媚即前日垢衣敝蓋以示貧儉者也如此等輩實繁有徒則亦可哀也已乃者外而監司郡守有拔一二清修之士論薦于朝欲以風厲天下然不思風俗之壞至此極矣勢利

重灼之餘人心所存其能有幾苟有清修之良士不求聞達於諸侯流涎于功名者必非守道之人借勢于王公者必非特立之士豈足爲風俗勸哉此廷紳抗疏極言汲汲於明分義守四維之旨蓋欲示天下嚮方爲慮至深切也

士寧濟時行道○進思盡忠有犯無隱寧孤立而寡助毋寧緘默而詭隨寧退黜而不顧毋寧依阿而同流可殺可辱權勢不能奪其忠甘死甘利戮祿不能變其操從違雖異而所守不回用舍雖殊而此論不易朝鳳之鳴愈於立仗之馬也龍鱗之嬰勝於轅下之車也鶴鳴之和其視木鷹瘖默者何如也

道行則福天下○寧陳力就列以盡吾所當爲之事毋寧輕

意肆志以絕君臣之大倫寧委身犯怒以任吾所當言之責毋寧安佁坐視以負國家之重寄赤心自許對越奚慙雖謂我以迂百挫而不折也素節自守終始不渝雖斥我以訐屢黜而不休也

生意收結 盜名者多敗事○噫王衍之未用也人喜之既用也人鄙之殷浩之未用也人期之既用也人譏之世之人盜名於未遇之時亦多矣遇而後得其真也推是以論則樊英之壺陽田游巖之嵩山盧藏用之終南蓋異世一轍耳何獨蓋公四皓兩生老人而已哉嗚呼王衍殷浩之徒惟其用於後是以敗於後數人者亦幸不用或不大用而已矣然皆非愚所學也愚所願則學孔子

士寧以身徇道〇故嘗謂禹皋之陳謨可慕不可常逆干之
正諫可仰不可傚孔孟之事君可學不可過蓋智可以爲皋
甯言可以爲稷契而堯舜之君曠千載而不一遇心可剖忠
可明然已獲賣直之譽而君被戮諫之謗蹈而襲之寧不至
於訐乎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君其皆昏庸不足與有爲固
也而孔孟於此顧乃不倦不愠不沮不怍問而對之敬而諭
之亦誠以爲格心之業已不容致規誨訓誘聽其自悟則吾
之事畢矣聖賢在上顧豈若是其有體耶彼其有志之士率
皆慕夫古人然不明夫可不可之說則亦徒以自病耳是以
欲從游於地下居子顧以謂之狂願爲良而不爲忠君子又
以爲失之誕也厥今亨屯出否正吾黨事也誠有躋世平康

之策謹毋過白金玉云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易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九五嘉遯貞吉上九肥遯無不利遯卦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繫辭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語八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語十六

歷代事實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使人以幣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云云 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並孟 說築傅巖之野爰立作相王置其左右說命 文王見太公於渭水之陽坐茅以漁戢與俱歸立為師史 諸葛亮表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遂許先帝以馳驅本傳 韓愈與盧同詩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本

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招不起 與李渤書云朝議必起拾遺公又云若景星鳳凰之始見爭先覩之爲快 並文集 盧藏用隱終南少室二山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素節盡矣 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南山曰此中有大佳處承禎徐曰仕宦之捷徑耳 本傳

皇朝典章

真宗咸平五年遣使就終南山召种放入見于崇政殿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遜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冠帶袍笏館于都亭驛 長編 仁宗慶曆二年泰山處士孫復爲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復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

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　神宗時常秩字夷甫嘗舉進士不中隱居求志不肯出仕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在閭閻獨以為是被召遂起然在朝亦無所發明閭望日損事哲宗呂公著與溫公同奏舉河南處士程頤乞將加召命待不次已而召對便擢拜崇政殿說書議者譏頤辭卑而居尊及在朝廷以天下自任好論說故事褒貶人物俗士好進者嫉之竟不能自容而去言行錄

先正論選臣僚上高宗竊為恢復土宇必以得人才為先陛下睿知中興使河南數路之地盡歸圖籍兩年以來旌聘甚多其有淹淪越在草野如古人自隱於飯牛屠狗之中恐或

伏而未見況自漢以來山西出將風聲氣俗亦豈易泯必有英偉豪傑之才陛下誠得而用之乃人望所歸斯民視之以為嚮慕則愛戴之誠愈見其不可解矣

文集補遺 馬子才云古之逸民或隱於漁樵或逃於巖谷人有所不知也有所未用而斂智以為愚韜光以晦迹也夫隱而未顯屈而未伸逸民也時可以逸而已未可以為者逸於己也時可以為而已為夫時之所致者逸於時也逸於己者時之窮也逸於時者己之致也是二者其為逸雖同其所以為逸則異也蓋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者聖人之潛也而孔子謂之龍往無不利心無所係者君子之遯也而孔子謂之肥潛者隱而未見而終有見之時遯者退而自藏而終 有顯之

意至於索隱行怪後世有述者不足語於此也

出處二　以去就視時立說

策頭　抱經世之業必欲隨世而就功名者非也抱經世之業必欲傲世而輕功名亦非也隨世而就功名士之通者也通可也通之流則爲奔競嗜進之徒君子耻之傲世而輕功名士之介者也介可也介之流則爲高蹈不返之徒亦君子耻之昔人有言進以禮退以義又言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又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以進退仕止行藏兼言而所以權用斟量於其間者各有所據不必於進亦不必於退不必於仕亦不必於止不必於行亦不必於藏惟求合乎時中之中焉耳君子何容心哉此所以進退仕止行藏綽綽乎其有

餘裕也

策頭 伊尹之五就不以夏之亂而遂去比干之死諫亦不以君之昏而不言夫子之爲乘田委吏不以職卑之卑若將浼已孟子三宿出晝亦不以齊王之不足言而遽歸向也北門不遇今也嘉魚樂與矣向也考槃自貧今也菁莪樂育矣紆朱懷金者皆曩時縕袍紐佩之賢廩粟庖肉者皆前日甘藿豢藜之士韜藏之久發爲彰明之盛隱晦之積轉爲炳燁之華

利之所在不競也勢之所居不趍也言行則惴惴以留而色不驕言不行則遲遲以去而色不慍以百姓之安爲樂而不以已之安爲樂以國家之危爲憂而不以身之危爲憂矯世

厲俗有所不為以觸怒也而不變犯顏逆鱗無所不盡以嬰禍也而不悔

【[illegible]】見前套

隱逸 (附)　　以隱有三等立說

【破題】以天隱者無意於為高以時隱者無意於為介以節隱者無意於為矯何謂天隱且性復於朴則湶其光襲其明德全於真則悶其心泯其迹逍遥而無為謹密而不出自埋於民自藏於畔是以宜僚僻道而陸沉子光忘名而遁世若此者果有意於為高乎何謂時隱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職鱗委翅獨善其身懷瑾握瑜自全其操俗濁而志愈清時屯而道彌礪是以二子避紂而採薇四皓逃秦而茹芝若此者

果有意於爲介乎何謂節隱激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矜節操就卑濮處臥膳枕石漱流耕雲釣月志意修而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是故巢由洗耳以辭堯務光浮河以避商若此者果有意於爲矯乎

續說能潔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歟能利其國當時係賴非四皓歟蓋周德既廣則夷齊遜國而歸焉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棄商久矣諫武王正臣禮也人之戴漢深矣護太子忠主道也不辱其身則於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採其薇曇台氏之子不屈也嬴之德衰則嚴穴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黄公之徒知時也四皓見賢於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况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夫見賢於子房

君子者不患道之難修而患世之不遇也不患人之難治而患時之難逢也有道無世接輿所以行歌有人無時箕子所以佯狂此古之聖主明王所以求之而不暇舉之而弗遺者其有以歸天下之心歟

[illegible] 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山以待天下之定也兩王貢傳 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成帝時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屈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楊雄曰彼人可見而不可得屈也王貢傳

後漢嚴光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帝即位隱身不見帝乃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書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帝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復引光

入論道故舊因共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本紀田游巖愛夷陵青溪上廬其側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四皓乎本傳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每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本傳陸龜蒙居松江甫里不與流俗交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本傳賀知章棄官號四明狂客本傳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名其亭曰休休本傳本朝太祖乾德五年詔諸道有遁迹丘園孝友行能為鄉里所重者各舉一人　開寶二年蘇澄善養生對上曰帝王養生無為無欲凝神和粹昔黃帝

唐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　三年王昭素召見便殿講乾卦因示諷諫微旨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上愛其語嘗書屏几間繼太宗雍熙元年召華山隱士陳摶入見上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于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賜號希夷先生繼淳化二年种放與其母偕隱酌林谷中以講習爲業詔使召之稱疾不起　嘉祐四年以河南處士邵雍爲將作監主簿辭疾不起雍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稱之其學自天地造化陰陽消長皆以數推之逆知其變世無能曉之者而雍內以自樂浩如也　孝宗隆興元年詔曰山林之際漁釣之間豈無荷蓧濯纓之倫飯牛版築之士或

自晦於卜祝或沉痼於煙霞郡刺史二千石爲朕披羅有懷瑾握瑜埋光鏟彩迹其行實咸以名聞朕將厚禮特招虛懷延納　胡安國上高宗自昔創業興衰與增光洪業之君待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爪牙介胄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陛下屢下詔旨詳延遺逸伏望特降詔書凡被召有不能赴者悉從所欲不必強致之則天下歸心矣唐羣議云山濤爲吏部常伯之任也而名在山林謝安爲太傅三公之任也而志在東山一時之事倚杖笑傲揮麈對談蟬蛻垢汙鶴唳雁表當時之君不問其能與否是與非也南山之南有一人焉從而舉之曰隱逸之士也北山之北有一

人焉從而舉之曰隱逸之士也而不必皆素隱行怪之人也唐人承風則有煙波釣徒江湖散人泉石膏肓烟霞痼病甚者少室山人索高價白衣山人處合輔目隱士為隨駕指捷徑於終南夫身死安矣安國是名哉又安用爵禄為哉

其餘等段並見第一套

官吏門

官制　附　禄秩　考課　久任　均任

名流舉業

立意冒端建官相維之制○職守彙分官聯星布取其詳密而不取其闊疎此條目之說也上下相維彼此相備取其聯合而不取其散漫此體統之說也蓋嘗博觀往古熟究來世攷其官制建置之不同以驗諸治道盛衰之或異而後深得其說焉昔者周人熟察於天下之變以為一代之典凡其設官分職之際雖若不一而事權之本末輕重蓋未嘗泛然而無所別也財用之出入斂藏雖或掌之外府或掌之王府或

掌之內府而制國用之權未始無所歸也政事之是非可否雖或謀之卿士或謀之衆庶而論道經邦之職未始無所屬也夫旣曰權有所歸職有所屬則本末無倒置之患輕重無偏失之憂此官制所以爲得而治道所以爲盛也

官制自略而詳○官制貴乎簡不貴乎煩吏道貴乎清不貴乎冗簡則理煩則亂清則治冗則雜必然之理也人皆曰官之增益吏之猥并時變之固然故曰自唐虞官百繼之以夏商而加詳繼以成周而尤詳周官六卿而下其屬三百六十矣不知周人之官與吏其提綱振領者未大加古而其增多者特其屬耳三公旣兼於六卿之長也舉天下之事千條萬目六卿任之而有餘攷其卿之六者無異乎虞氏之九官也

官何自而煩吏何自而冗此周官所以為治世之典也

稽古偉論 漢官制之得失〇漢人崛起干戈之中先王之制無所考驗徒因秦人之制而損益之固甚陋矣然嘗觀其分職授任之際見其上下之相維彼此之相適其意猶足以近古則亦未可輕訾也獨惜夫事權所係漢人蓋未深識則弊壞之形不免隨見而於先王之治終有慊焉夫以少府領人主之私藏而宦者黃門之徒皆屬焉其內外相通之意非不善也然國用之制既無以司其權異時寵倖既濫賞賜無節而財用之權至或之掃除之隸雖少府亦不得而專也以御史大夫副貳宰相而又復為九卿者其上下相制非不善也然宰相之權既輕而御史大夫乃與之抗則其事不出於一

矣嗚呼漢人之制官其初意非不美而後日皆不免有弊毋乃徒知條目之細而未明事權之大者乎

唐官制之得失○攷諸開元六典之書如司徒司空古六卿之職也而升之以為三公則與成周太師太傅太保之意為有間左右僕射非三者之長也而命之以為丞相則與成周冢宰統百官之意為有異至於兩省之官如中書奉行門下繳駁其意非不善而彼此牽拘不免有多門之失詞翰之官如中書掌外制翰林主內制其意非不足取然命令不一未免有內外之分夫三公所以論道經邦冢宰所以佐王均邦國與夫兩省詞臣皆清要之職而唐人之制不惟不正其名而併與其實而失之則君子何取焉

法祖高試 我朝建官之制○我朝官制雖因唐舊而一轉移之間風采頓異故三省與唐無異而本朝之制則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施行交相維而互相制此其意為何如六曹與唐無異也而分曹置局各有所掌寺監各以其屬相從絲牽繩聯見其脉絡相通而不見其冗此其意為何如諫官所以輔翊君德臺臣所以糾劾百僚大抵皆出人主之親擢而廟堂之尊亦為之斂迹異時扶植公議振起弱勢社稷長久終必賴之此其意又何如

元豐官制之失○元豐更改之制識者議其名位浸輕品秩淆雜國家中否未必非此噫亦信然也元豐以前柴宗慶求為使相廟堂以其無功豈容私謁不知異日得之者果無愧

於宗慶否也元豐以前張士遜求以子為校勘上不許不知
異日得之者果無愧於士遜之子否也學士制誥以蘇公軾
之才猶遲疑之元豐之前若此切意異日未必然也閤門通
事以李用和之子而終不與元豐之前若此切意異日未必
然也推言至此則蔡元定之歸咎於王安石豈無見哉

時政數段 建官當體古意〇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盡責
其如古亦難矣惟因其名而得其意則斯為一代良法也後
世之制不古不必責也倣古之名而無古之意者為可責也
御史大夫非古之三公廷尉非古之司寇吾略之也而太傅
古三公官也輔王以道義其權大矣乃陽迁其人而實奪之
權何邪司馬古六卿官也掌邦政平邦國其職正矣乃冠以

大將軍而推隆於丞相何邪倣古之名而失古之意茲所當議也

當為官而擇人○古之用人有賢愚能否之辨而無簡易嚴密之分夫使其人誠賢也而足以宜其位誠能也而足以堪其選則要官重職非以為人主之恩也乃人主自為擇人計也固何敢切簡易之文以德於人亦何敢設嚴密之意以防於人至若切簡易之文以開僥倖之門設嚴密之意以示阻遏之禁必其惟知為官爵計不知為人才計也

官當各舉其職○蓋所貴乎建官分職者則必有道揆有法守有體統有節目故有師長之官所以輔弼君德而統率百僚者也列曹之臣所以各率其屬而聯事合治者也又有風

議論之臣所以整齊紀綱糾正內外者也夫如是則大綱既正而瑣曹末務各効一職者可以守職于下矣

綺語聯珠

散而為于官萬職末始無小大相維之制
別而為百司庶府未始無彼此相通之權
小大之職體統相維　雲龍鳥火官以號殊
內外之司事權相糾　春夏秋冬政以時舉
官以賢建非賢莫授　才足以辦事始任以事
事以能位非能莫予　能足以辦職始充以職
官無大小約以限制　官足以供其事而官無冗貟
職無崇卑律以資格　祿足以代其耕而祿無妄費

旗章器物之必異其數　量民而置官
圭田服食之必辨其等　量材而授職
當今獻議人才不可輕視○人主不可以爵秩而驕人也以爵秩而驕人則必至輕視人之才能而重視吾之爵秩也誠知人才不敢以輕視也則必出除授之命者盡至公之心於謀謨之際而後可以助人主不敢輕人才之意則必居施行繳駁之任者有任怨之心而無徇情之舉而後可以達人主不敢輕人才之意則必膺霜臺諫省之託者有詢公議之心而無廢國法之事而後可以廣人主不敢輕人才之意庶幾賢者可至而不肖者可勵也能者可勸而不能者可遠也
簡易嚴密之法○今將簡易為法誠人主樂與賢士周旋之

意然吏貪不可猥弁也嚴密為法誠人主愛惜名器之意然人才不可沮抑也何者彼懷才抱藝之士素不以爵祿動其心也苟其肯與我遊則好爵縻之吾何靳也尚敢曰吾之爵秩足以有德於彼乎然則嚴密之法非可施於此徒也貪榮嗜利之人素不以義命安其守也苟非材所當得而徇情干之濫其濫也尚可聽其攫取而不有以杜其進乎然則簡易之法非可施於此族也毋亦為官擇人量材授任可者用之非固為簡易也不可者去之非固為嚴密也則官不濫而才不遺矣

近世官冗之弊○近世以來取士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有限極於是多為色目以容之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員

冗於上士習壞於下上下相乘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
未盡來者已至塡塞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新進之
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固位下慕其上後襲其前
不愧詐僞不愧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至此亦
可重爲之嘆也

結意收結 官惟在於得人○雖然官制之繁簡不必論而人
才之稱否爲當察若官得其人則官之繁也固治而簡也亦
治官非其人則簡固敗事而繁也亦奚以多爲哉今自一班
半級等而上之而至於淸要孰不以爲榮也試使非才而得
之則亦不足以爲榮又等而上之而至於貴近孰不以爲美
也試使非才而處之則亦不足以爲美又等而上之而至於

使相節度孰不以為寵光也試使得之不以其道則徒有貪
乘之愧耳寵光何有焉是知名器爵秩本於天而授於人與
情之所屬愛公論之所歸重宗社賴以輔翼朝著賴以羽儀
豈妄一男子所可躐而據哉今官以材授朝無倖位而謹惜
名器動循資格固萬無此冒竊之弊草茅憂國敢以此規
今當併省吏員○雖然官以事而建亦以吏而冗官誠以治
事而冗猶可也或者不事事而至於徒冗可坐視其弊而勿
之救邪晉荀勉建官於晉朝以為九寺可併於尚書蘭省宜
付於省府而王彪之議亦以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
在於併職國朝官仍唐舊官冗之弊自唐已來議之者已紛
紛矣今日國力寡匱吏員猥多與其坐糜廩祿孰若澄清吏

道上之人盍留意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桓二年左氏）谷永曰羣臣仰法化流四方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本傳）王符曰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本傳）百官者承君之化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韓文梓者傳）

歷代事實 郯子曰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少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鳳鳥氏歷正也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左昭十七年）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同上）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記文王世子）秦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前百官表）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後百官志）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辨貴賤敘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

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舊唐百官志

【國朝典章】神宗元豐三年國朝建官沿襲五代上初即位慨然欲更張之始命館閣校唐六典以摹本賜羣臣遂下詔命官置局以議制作上自考求故實間下手詔或親臨決以定其論凡百司庶務皆以類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五年三省六曹御史臺秘書省九寺五監之法成即宮城之西以營新省省成上親臨幸召問以職事而訓戒之會要

【光正論建】仁宗慶曆六年范仲淹奏周制三公外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群有司無三公兼

領之重而二府惟遷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任下不專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群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

司馬光上仁宗云切見國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格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格相值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所以然者其失在於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行者掌敎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則官無曠職矣

孫洙云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就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頽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惷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耄老而昏庸者也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為易守不復銓叙人物而端嘿復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易行可為太息也 林執善云前輩謂祖宗舊官制其所以甄別流品者至為嚴密一官凡數等宰執侍從之遷為一等列卿館職之遷為一等出身人之遷為一等蔭補人之迁為一等其所以別流品而重名位非故為是紛紛也誠

以流品有別則安其分而無僥倖妄進之心元豐更制以唐六典爲宋𡻕省寺監職掌之官名定正矣而爵祿之制混爲一統無復差別當時不能推原祖宗制官之意立爲品章故學士大夫頗慊然以新制爲未盡詔書屢下最後又曰敢有弗欽將抵厥罪盖指群議之未洽而不能抑其議也

官制二　祿秩　以重祿養廉立說

策頭人君之待臣下知所以養其身則知所以養其心養其身者祿秩俸廩也養其心者禮義廉恥也夫以一人之尊而奔走乎百執事之賤其所以使之服我王命勞我王事者以有祿以養之也否則自救之不贍而無所顧籍矣其所以安吾分守礪吾節操者以有禮義廉恥以養之也否則心術之

不正而無所不爲矣外以養其身内以養其心古人之待臣下何其厚也

謹按周官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圭田任近郊之地說者謂仕者所受之田所謂圭田也又曰圭之爲言潔也授之以田而圭潔其名者先王之意欲使夫仕者享是祿而潔思其行不與民爭利也故士亦以不受田者爲深耻故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潔田以祭也

嘗考漢制縣令秩千石以縣令特掌一縣之治職亦卑矣而秩乃居部刺史之上何也蓋縣令取民最近而易以爲奸苟自給不贍必至於侵漁百姓奚暇留意民事哉是則重其祿者正所以養其廉而使自勸也故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小吏

勤事而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然則漢家之所以特厚小吏之俸者正謂是也
惟我國朝家法忠厚上之人養士大夫以廉則廩祿之須從厚而不從薄下之人以廉恥自將于其賦廩授祿之際惟計其職之稱否初不計其祿之厚薄故在眞宗朝以田濟官吏而責其廉謹其在仁宗朝詔天下吏給職田以惠養廉節上之待士大夫何其厚而下之廉介自將者有如富鄭公程伊川之徒則固有以所給俸券納之於府者矣在職俸賜不肯廩給者矣其下之安於廉潔者亦豈勉強為是哉皆其上下之間交相養於禮義廉恥之中者然也
天祐君而生賢賢代天而佐理吾之一身本甚可貴可重非

必侯夫爵之崇田之富而後足以遂斯志而今也簠簋不飭而不懸寵賂日彰而不顧誦錢神之論而滋貪惏之心讀貪泉之詩而無愧怍之色處脂膏而益自潤以余多而得善處流風相挺不奪不厭士大夫亦何安於受此名乎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 漢興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前漢書惠帝詔曰吏所以治民也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本紀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本紀

唐太祖時高季輔言外官卑品皆未得祿飢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循察歲出而侵漁不息

也体德宗時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李泌以外太重內太輕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体本朝太宗雍熙四年詔曰王者設班爵以馭貴差祿秩以養賢所以責之廉隅勵其功業也奉給之數宜從優厚應百官俸錢給他物者自今給其實數通鑑仁宗寶元初論者欲損吏兵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長編夏竦奏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為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吏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況凡人能守其清白乎慶曆三年范仲淹富弼奏養賢之方必先厚祿然後可

以責廉隅安職業也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彼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 神宗熙寧四年中書言天下選人俸旣薄而又多寡不一恐不足以勸廉吏今欲月增俸錢米麥從之 紹興三年詔增小官俸上曰雖變舊法亦所以權一時之宜 自元豐增選人俸當時物價甚賤今飲食衣帛之價比宣和間巳不啻三倍則選人何以自給而責以廉節難矣並聖政

官吏門

官制三　考課　以任公行法立說

策頭古者公道素明人心純固故法立而弊不形後世私情日勝巧僞相尋故法行而弊輒見夫法非治世之所尚也而欲行考課之法正以其大公至正之道足以扶持而植立之也故三載而考績虞朝考課之法也而所以能行此法者以善與人同之虞舜任公而不任私也三歲而大計周官考課之法也而所以能行此法者以如砥如矢之周道利宜而不利幽也後世考課之法非不立而行法之道或未盡私情用事公道消亡無怪考課雖詳而課最之不明自若也

按語三代而下考課之法日嚴而得人之效愈邈夫漢黃公之治平爲天下之第一而不聞廷用之賞公道何在哉自其公道之不行也異時僞增戶口者有賞而計薄歲終不上無怪當綜核名實之世而有此欺謾之吏也唐陽城之爲邑其撫字亦甚勞矣乃以催科而考居下下公道何在哉自其公道之不明也異時戶部無版圖兵部無戎帳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若是者皆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夫以漢與唐猶且若是則其他可知矣

自元豐改官制審官流內三班皆歸吏部於是罷引對廢親選吏部但奏鈔畫聞而其事皆歸有司矣故官秩則計歲月久近而敘遷差遣則視名次高下而占受所謂磨勘功過者

不過空名而已由今論之磨勘之特爲置院本以考功過而定殿最也而後雖任宫祠或方待以無功可考無勞可書亦虛累歲月實理資考例在遷轉之數矣銓曹不銓審官不審考功不攷磨勘不磨莫此爲甚

印紙之法士大夫出仕功過之書也自一命以上皆書功過然其曆至終更則上之攷功官以考功名似亦不廢而文具相承不過書歲月到罷而已功過未必書也就使書之無關於黜陟無關於廢置不識攷功何設也夫舉天下之功過而付之印紙上之人不與聞而又付之攷功攷功未必習知而付之胥吏出入變化因將惟其意之欲爲有過不書爲他法引用而不妨改叙有功可書或他法沮抑而未必收録使爲

考功者聽焉雖欲行其功不可得也

考課之法如必曰某功當賞某罪當誅有公道而無私情有信必而無牽制則考功可行也印紙可憑也所謂考課者是誠考課也苟有功而不用有罪而反用則考功具員爾印紙具文爾若是而曰法之弊果攷課之術不邪抑公道之不明耶

虞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書舜典　周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以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周禮　漢宣帝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試功能本傳　元帝建昭中日食京房對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奏考功課吏法公卿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本傳　魏明帝令劉邵作都官考課法

七十二條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加秩而賜爵焉黃門侍郎杜恕以謂用不盡其人文具無益後考課竟不行晉置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攷法凡考課之法有四書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謹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又有近侍選司考校禮官樂官判事宿衛督領法官校正宣納學官軍將政教文史糾正句檢監掌役使屯官倉庫曆官方術關津市司牧官鎮防凡二十七最唐百官志本朝太祖建隆三年趙普言責功莫如較考當治世之激勸不間公卿由近代以因循止及州縣請官自宰相等逐歲書考經濟錄仁宗慶曆三年開天章閣責治富弼范仲

淹言非黜陟幽明之意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治致升平凡下詔條主於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然非褒沮善惡則不激奮非甄別流品則不憤發特頒程式以懋官成長編孝宗淳熙十二年十月洪邁奏監司課績欲倣國朝故實行之上曰監司只是擇人為急若擇時留意則課績之法不必行聖政

官制四　久任　以持久有成立說

策頭 自夫子有無欲速之言則知古人之治以任之久而後成自孫弘有尚竊遲之說則知後世之治以任之不久而輒壞盡設官分職所以牧民而致治也治道以久而後成則政令不容於屢革民情以久而後孚則官吏不容於數遷三代

之興邦國之托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之任有子孫焉苟以朝除夕易之吏而行朝令暮改之令吏民不相習人法不相孚則雖有過人之才未見其能成功也久任之法如之何其可廢

策段至治無淺功至美無近效人材能否要以久而後見也吾夫子相魯初而謗之三月而誦之子產相鄭一年而謗之三年而誦之方其謗而未誦也若從而遽易之雖聖賢無以施其技矣是故鯀湮洪水不待九年而知其罔功也帝堯猶且究其設施而不忍遽從而掣肘況夫害未亟於水而凶不類於鯀者乎

漢宣帝興自側微知民事之艱難謂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

則下不安民以久而服其教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輙以璽書
勉勵增秩賜金迄西漢之世傳循吏纔六人而宣帝之吏居
其五何其盛也及攷之當時黃霸爲潁川太守前後八年而
吏民向化龔遂治渤海牧養數年而獄訟止息其他如召信
臣朱邑之屬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其久任之效盖可覩矣、
本朝皇祐中韓魏公鎮中山八州之民合數千人撾登聞鼓
願不以三年代公乃加觀文殿學士再任張詠知昇州秩滿
州民借留就轉工部尚書再任仍充昇宣十州宣撫使令監
司牧守之任遠者半年一年近者三數月而已倏往倏來僅
同兒戲彼此就彼無大相遠天下皆莫諭朝廷意旨之所爲
前者既爾後者復然回視祖宗久任之法得無愧乎

爲久任之説於今日者誠務當之急也彼或者之慮則曰吏之冗也闕之少也選代之交互新故之相仍猶不免十年不調之歎況更遲之以歲月待之以悠久則在任者偃仰以自息需次者濡滯而不用無乃困英雄於平居之日耶嗚呼不患官之不可以久任而患人才之不易知不患人才之難知而患所以擇之不得其道使其人之果賢也果能也則任之數十年可也終其身可也世世其守亦可也亦在乎擇其才而久任之爾

事精 文中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攷績仲尼三年有成又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歟文中 事君 文帝時吏居官者長子孫以官爲氏倉庫

氏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業莫有苟且之意王嘉疏

黃霸在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本傳宣帝常曰太守吏民之本數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乃服其教化循吏傳

哀帝時王嘉上疏曰吏或居官數月而遷送故迎新交錯道路本傳

光武時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朱浮上疏曰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自是牧守易代頗簡本史

唐盧懷慎上疏曰子產相鄭國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爲政尚累年而成況常才焉本傳

高宗顯慶中劉祥道上疏曰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

去就民知官遷徙則生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焉可得乎請四攷進階入考聽選　本朝太祖初定天下用周朝三相猶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以薛居正沈義倫代之長編上以洛州團練使郭進遷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加觀察使前後二十年不易其任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兼關南兵馬都監在任十七年董遵誨為通遠軍使就拜羅州刺史兼領靈州路在本軍三十四年長編真宗咸平二年河東轉運使宋搏經制餽餉以幹治稱朝廷難其代凡十一年不徙　祥符三年詔幕職州縣官須三任六考方得論奏王旦為相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於其官而衆以為宜其職然後遷　哲宗紹聖元年上曰聞諸路轉

運司歲計亦多匱乏自今內外計臣宜久任使盡心營職庶
不爲苟且縱長 高宗紹興二十七年上曰監司郡守固當久
任然有癃病之人使之在職亦有利害煙何溥乞久任郡守
上曰目今甚不得已且令成資宰相奏曰豈惟郡守監司亦
然欲於卿監郎曹中擇其資淺者令中外更代皆成資而罷
上曰如此甚好不惟免迎送之擾亦可革內重外輕之弊章燕
孝宗時周操奏國家內設百官外設監司郡守必資久任以
責事功今則不然姑欲利其人而已初不爲官計也故自丞
簿不數月爲郎初不爲丞簿計職業也自郎不數月望爲卿
監初不爲郎計職業也利而速化人則幸矣職事不脩國家
何賴乃若監司郡守之數易則擾一路一州卒伍之差科什

物之製造因緣為奸公私榜然顧內外除授之際恪意精選務在久任

官制五　均任　以量材授任立說

策頭 古人為官而擇人故人才各當其位而無內重外輕之患後世聽夫人之自擇其官而後輕重之勢始分於內外而奔競之風日熾廉退之節日衰矣苟任其勢之自趨而轉移闔闢之無其道豈所望於操化權而器百工者哉自有天地以來一人不能獨治故有大夫師長以任治於內有州牧侯伯以分治於外凡皆欲經理斯世共濟生民而已上之人惟知度德而材諸位初無內外之間下之人惟知體國以任吾事亦無輕重之殊夫是以謀謨廊廟者可以倡郡國之治宣

力四方者可以流朝廷之化内外之勢相爲聯屬後世設官分職每每屈朝廷之公法以伸士大夫之私欲内外之聽其自擇除授之間汨於應酬無怪乎職業廢曠而外内俱不理也

策段 漢制選二千石爲御史大夫復選博士諫大夫爲郡國守相人以爲漢均内外之任如此不知其銓次得宜而職任不差或有出於是法之外補九卿者皆治效昭著之人而治郡無狀者則不敢有升進之望常使任用之權在我而不在物而任職於下者率不得以徇其私是故久厭承明者三年不上計則不復與轉他官出守會稽者奏功於平越則爲主爵都尉不過程其功能以公其任用爾

共惟國家列聖相承凡所以裁制偏勝以爲用人之法者甚

嚴也卿監郎官選補外任藩帥監司擢補內闕非直曰吏出
送入使無輕重之偏而已也抑不止是仁皇在御人才輩出
有如韓范二公人才中之景星鳳凰也自今觀之西方有功
則自外擢居政府異時邊事奏警則一撫陜西一撫河北亦
其人焉蓋其迭居內外惟顧其才之所堪欲以稱君上之任
使爾何外非內何內非外哉
愚謂內外均任之要非可以他求亦反諸君相任用之間參
諸古人為官擇人之意則人才各當其任無負乎上之委寄
矣是故惟其清規重望足以刑百僚而重朝廷則使之為公
為卿而非眤也惟其才力猷為足以辦州縣錢穀之事則使
之分守令之任而非踈也而何因循苟簡之足憂政績治効

之顯著則隨其高下以進用攷察核實之旣至則不使貪榮嗜賞者得以躐處曾何煩碎媒進之足慮近君近民皆王事也朝廷郡國皆賢路也遠近不必拘內外不必論而輕重之弊不革而自去矣

聖人設官之意不徒曰居是職者享是祿而已又不徒曰應是格者則予之以是官而已苟無其才不居其位也故居其位者必其才之宜乎此者也遠近內外惟其稱耳烏有所謂格法烏有所謂資歷而亦烏用左俯右仰陰闔陽闢以制其輕重哉故凡爲術以制其輕重權出於不得已者也

事祖 漢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黯言臣願出入禁闥拾遺補缺帝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卿矣謝宣帝選博士諫大夫

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上疏曰陛下出諫官補郡吏朝無爭臣所謂憂末而忘本也本傳唐太宗時馬周言今朝廷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乃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通鑑高宗時以雍州司戸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上官儀曰御史供奉赤墀豈雍州判佐比乎　武后朝李嶠奏切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内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本紀明皇時張九齡言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士入而不出於私計甚自得也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官給舍本傳貞元間自方鎭入八座至謂罷權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其

當選寡闇者皆以不赴取罪李泌傳開元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績者除京官使之常均永以為式通鑑班景倩入為太理少卿倪若水餞之謂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德宗貞元中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而京官禄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崔祐甫任吏部員外郎求為洪州別駕李泌傳本朝太宗雍熙元年三月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上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受其禍燼眞宗大中祥符五年張知白上言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切見朝廷重内官輕外任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有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臻庶績續編仁宗慶曆三年范仲淹奏

自古常患重内而輕外唐外月官係尤更豐足臣請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人樂於郡邑則百姓受賜亦致化之本也名臣傳

高宗紹興五年詔比年以來重内輕外殊失治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其廷擢治效著聞即除行在差遣郎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及三年徙加銓擇使之承流于外續紹興十一年上曰朝廷用人初無内外之異士大夫唯以仕進爲奔競苟得居内則爲遷在外則爲黜夫外任責以民事自朕觀之其勢實重於内而數十年風俗頹壞趨向倒置要思所以革其弊續孝宗隆興二年詔太上皇帝昨降手詔令卿監郎官吏迭除授以均内外之任可令二省遵奉紹興二十八年詔旨施行政要淳熙十五

年臣僚上言伏見今日士大夫以州縣為滯路以朝廷為徑途此內重外輕之所由致欲望聖慈鑒斯久弊特留宸慮均中外仕進之路凡郡邑之吏有治行名迹純實不欺無間疎遠不次擢用以風厲天下孰有不勸者乎奏議乾道元年七月辛亥臣僚言守臣之弊重內輕外革之宜更出迭入外有治效擢之內職內有實績擢之外任庶幾官宿其業人效其職詔令中書省置籍攷證寧宗慶元六年臣僚言比年以來更迭之制不明寖成內重之弊居外者慕中都起登仙之嘆在內者視淮陽有厭薄之心臣恐內重外輕弊愈難革奏議

錢文子云漢選郡國守相高第入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又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其所以

爲內外制者未嘗不均一也文帝召季布於河東以其使酒而復遣之邪然詔遣列侯之國爲吏雖丞相周勃有所不能辭則又曷嘗不以爲重耶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四

官吏

宰相

名流舉業

近意發端 素有宰相器業○讀野水橫舟之句則知其有濟川之才讀山川草木之聯則知其有調元之手於戲宰相之器業不白於巳位之時而一篇一詠巳評訂於時人之吻是以賢者終以位三槐攝台鼎如印券而無齟齬是何耶宰相之體二人抱之固有素也茍素無其體而勉強以爲事則誠信不足而希被盜名器業不優而伴食貽辱體安在邪伊周不作後世之宰相無眞體而濵人錢縠之不能對者遯有知

大體之稱於戲周官一書三農九穀周公未嘗有所不屑為也烏害其為體耶若平者但飾辭以欺君爾漢之相無平若也猶若是他何貴焉王陵周勃丙吉魏相吾所以卻揖而不之顧不之議蓋其宰相器業本無素學一旦遽膺大任則襟捉肘見百綻呈露顧何述以掩之耶

稽古偉議 古人相體相業○真有以識為相之大體斯有以立為相之大業何哉所謂為相之大體耶曰守成法而不至於拘攣勤小物而不至於苛細持定見而不必其己之是者斯體也矣古之識是體者蓋莫明於周公而莫暗於子產何則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皆甚屑屑也而周公為之蓋知禮賢之非細事也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固甚瑣瑣也而子

產爲之蓋不知小惠之非善政也夫其於體旣有明暗之殊則其爲業不無小大之異今觀其輔周之功用廣大高明日月之照雨露之澤也佐鄭之規模狹隘卑淺爝火之光桔槔之潤也

法祖嘉猷我朝輔相得失○宰相當用讀書人藝祖之聖訓也閭戶而讀論語足以定大議而有餘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猶以爲終身行之未盡治國平天下之道孰有外於此書者彼借周公六典以售其害民之政者非其學術之偏爲之乎宰相以道佐人主焉用例先正之格言也編次中書總例刪取中書例類綱目特謂爲相者必知典章則吏不能欺耳初非廢人而任法也彼創條例司以行不仁之法者非其心術

之偏爲之乎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此體國之公心也彼好使人同已者何其見之狹歟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以爲人主不可不常知艱難者此愛君之遠慮也彼有謂天變不足畏者何其言之舛歟大抵由古及今宰相學術粹而心術正則一言一動皆足以爲致治之基學術駁而心術邪則一舉一措皆足以爲兆亂之本其機至可畏也

賦文警段 相道視時斟量○噫文風未盛人才寥落則開闔延賢誠不可緩時乎端人正士布滿朝端雖所進之人不知所自不失爲公外敵交侵事機沓至則舉儺舉子將焉用例時乎太平無事持盈守成雖守法持正不失爲精朝廷清明國家閒暇則利害文字焚之通衢可也時乎四方利病壅不

上聞則逆賊風雨之事不可以不奏矣揖遜守成邊鄙寧謐則兵部不理錢穀不對可也時乎盜賊竊發事變孔殷則為節度使為延資庫使而兵財不可不理矣宰相之事迹豈不視勢之緩急而不同乎

宰相為世重輕○李揆第一名在四夷晉公安否見問契狄堂堂山立風采震聳眞有以伐狡焉者之謀而國勢九鼎矣是故斯人之出處常係天下重輕所謂身佩安危者也時不我用則晦智名勇功而友麋山之雲臣主遭逢則推長才與學而為濟蒼生之楫用舍特在時耳其身初無輕重而一進一退吾之國勢則泰山與鴻毛也誠得斯人秉鈞當軸則聲色不動而精神自倍施為不迫而福祿無窮社稷生靈實嘉

賴之要不可一日去者此章處厚所以深願裴公之入也

能任重能定危○惟天下之謹厚者乃能任天下之重惟天下之鎮靜者乃能定天下之危周勃之椎魯不如多智之陳平而安劉之功高帝不注意於平而注意於勃卒之北軍一呼人心一定而不搖者周勃之功也霍光之不學不如儒雅之孫弘而托孤之事武帝不屬之弘而屬之光卒之擁昭立宣漢祚幾絕而復續者霍光之力也故自其文采而觀之則二子之材非周霍之所能望自其任重而觀之二子足以勝其責乎

綺語駢珠

股肱所以助元首　坐鎮雅俗而以伴食譏

棟梁所以支大廈　親閱訟牒而以辨事取
清規粹德師表百僚　處王鉉之地而身佩安危
洪謨碩畫運量一世　調鹽梅之味而澤洽黎庶
簿書期會非徇常程　謂之道揆權度人才之府也
錢穀甲兵非勞細務　謂之鈞軸稟裔人才之地也
廟堂籌蓋王事共圖　擊撞震撼賴之以鎮定
軒陛勿陳國論參決　辛酸燥濕賴之調以齊
四夷未附思所來之不日姑辛安而已
六氣不和思所燮之不白姑塞責而已
觀宗元梓人之説則不可奪斧斤刀鋸之工
觀楊顛作家之諭則不必親奴婢鷄犬之務

相臣之責有四○自輔相之得人也人孰不舉首而望曰是天地開泰之時也而天變胡為而未銷昔人有曰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變不難弭於今曾有是志否乎若猶未也則文靖災異之條奏詎容無慊自輔相之得人也人孰不欣欣然引領以冀曰是夷狄懲膺之時也而夷患胡為而未除張公浚規模經畫皆為遠大之計於今曾有是計否乎若猶未也則萊公澶淵之勳業詎容無愧自輔相之得人也人孰不延頸以待曰是賢才彙征之時也而人才胡為而未盡出范公純仁薦進人才必以天下之公議於今曾盡其公否乎若猶未也則進賢退不肖之責其將何辭自輔相之得人也人孰不計日以俟曰是黎庶安輯之時也而民生胡

為而未盡安張公詠在蜀訪民間事悉得其實於今曾得其實否乎若猶未也則漸蘇天下之責其將何辭

養臺諫以盡言○宰相知有臺諫則王燭未和思所叶之金甌少缺思所全之惟恐臺諫以不能燮調鎮定責我也宸衷未粹思所格之黔首未安思所寧之惟恐臺諫以不能致君澤民罪我也朝堂之區畫一有未善則愧怍生於心而自反焉不使臺諫之聞得以繙白簡也軍國之剸裁一有未當則忸怩形於色而自悛焉不使臺諫之知得以汙清議也彼或言及九重纎悉糾繆彈及庶府指佞斥姦相臣猶當相與扶持國是而不肯鉗敢言之口況敢沮其風采乎

弭私忿以體國○同調鼎鼐同秉鈞衡則權力相軋彼勝我

負誠可於藉也試思議論差池廟社安危係焉身與廟社孰輕孰重則權力之勝負果有不足較者各植藩籬各植桃李則黨與並與人勝己負誠矛盾也試思事機蹉跌君父喜戚係焉身與君分孰先孰後則黨與之勝負果有不暇角者

生意收結厚期今日之相○嗚呼自三代而下言治者必予漢唐而所以致其君於治者蕭曹丙魏房杜姚宋而已然數子當治定功成之時不能制禮作樂以追無前之迹使後之言治而求備者嘗以唐不過兩漢而漢不及三代為惜則並之伊周之烈不無愧焉自茲而降東漢有一李固焉不能解宦者之弊東晉有一謝安焉不能平中原之亂三國有一孔明焉不能成出師之功則其餘紛紛者又何足道方今登崇

元老壯猷舊弼以中外之人望起心上之經綸如泰山喬嶽之作巨鎮如青天白日之無邪陰磊磊落落明白正大向之欺者今誠矣向之私者今公矣文富司馬豈得以專美於前哉漢唐以來名相之事業亦豈足以仰望其萬一哉草茅方將泚筆以繼徂徠之頌執事毋議其僭

權臣重臣之異○雖然天下不可一日而有權臣亦不可一日而無重臣重臣之與權臣似是而實非也權臣之患人皆知之矣大臣一身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弭其燥濕欲其調齊所貴乎重臣者必有素望必有定力有素望則易於孚信有定力則可以堅凝此重臣之所以不可無也王素有言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可以爲宰相此非重臣而何

書生之職當濃墨大字以賡慶曆之篇愚也何敢多遜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荀子君道) 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向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荀子王霸) 天下安注意相(前漢陸賈) 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韓愈進學解) 進不衒能不矜名不新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柳文)

歷代事實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通鑑外紀)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韓詩) 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晉職官志) 高宗夢得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左其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書說補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君奭漢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丙魏傳曹參代蕭何為丞相一遵何之約束故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曹參傳魏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相爲人嚴毅不如吉寬本傳諸葛亮之爲相也撫百姓示儀軌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本傳晉元帝渡江王導為丞相桓彝主曰向見管夷吾吾無憂矣 王導為相善因事就功本傳唐因隋制以中書令侍中尚書令號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百官志 太宗用玄齡如晦輔政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

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賛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房杜賛玄齡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左右帝當時語良相必曰房杜　明皇時姚崇宋璟爲相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而興也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本賛代宗以楊綰爲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賓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裴度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

震四夷其威譽僕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者

二十年

宋朝典章 太祖乾德三年上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太宗淳化五年上曰宰相所職甚重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修理一人端拱無事此眞宰相之職也長編 眞宗初即位李沆為相帝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之人此最為先故自眞宗之世多得重厚之士由沆力也[illegible]別錄 上初即位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之事興此他日之憂 天禧元年王旦為宰相務遵守法度重改作端重堅正明達治體每與同列論事上前自守直道不為曲辨[illegible]見

録高宗紹興十二年上曰人主任論一相爾宰相得人遴揀百僚薦之人主人主當斷而用之　九年三月上曰宰相進退百官然宰相賢則所引皆賢聖政

先正論選范祖禹上哲宗曰司馬光為相欲知選事問吏部欲知財利問戶部凡事皆與人講求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此天下所以受其惠也比年以來未聞宰相召一人問以本職事亦未聞召一賢士大夫問以政事得失人民疾苦　蘇軾上神宗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勉使宰相則制置三司條例司之設毋乃冗長而無名

王元之云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姦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人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陳季雅云陳平不對錢穀決獄論者謂其得宰相體君子謂漢宰相之失職蓋自文帝與平始也夫天下之事宰相不與知而歸之天子天子不察則歸之左右近

晉之臣文帝之入平勃挾重恩握大權帝蓋不能無疑焉則其明習國家事而責錢穀決獄之數即夜拜宋昌之心也平既知帝意所向是以遜辭深謝若己之所不得與此固平之所謂智也　呂東萊云唐以中書令尚書僕射侍中為三省官蓋漢世宦官褻臣之稱而以命宰相此儒者所以譏也然此則其名之不正爾實亦無害而其大患乃在於職掌太煩而寄任者不一太宗既為尚書六司又有九寺四監鼇掌庶務而以宰相揔之夫豈不可乃以宰相下行有司之事又有他官上任宰相之職杜如晦既攝吏部又監東宮兵馬魏徵戴冑岑文本張亮褚遂良之徒皆自下位參預朝政或云專典密職然則豈有一定之統哉終唐之世宰相無常職亦無

常員乃至守本官爲之而有守如故判如故之目坐政事堂而分决本司事以自便或至數十人同時爲之又以授帥臣而謂之外宰相甚不足取法非一可槩此非太宗貽謀之過歟

又云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棼結欲其解紓黯暗汙濁欲其茹納自非職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砥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耳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

宰相二

以總持大體立設

策頭有大臣之事有有司之事大臣而下行有司之事褻矣

刑獄錢穀㯮平委之而不問鬬傷横道丙吉置之而不顧者避事也而君子喜之何者大臣之職不可以侵有司也罰二十以上孔明親行之而不憚牒訟數百玄齡日閱之而不辭若盡瘁也而君子病焉何者有司之職不可以累大臣也惟于無所事事之中而寓其無所不事之意則執要以御詳舉本以理末人見天下之萬務畢治孰知大臣之提綱挈領固有不勞餘力者乎

策題天坤之六四括囊無咎而泰之九二則取夫馮河括囊則幾於無所作爲也而馮河則又勇往於有爲焉何耶葢天下事孰非大臣之所爲者特以天下之事務無窮而責辦於一二大臣之經理則將屈於才力之有所不逮故合天下之

有才力者而相與共為之而道揆之臣方將高居不宰坐制羣動而天下事固有不勞而自辦者是正欲馮河之勇而蓄之括囊之時者然也孰謂其辭勞而避事哉

玩意細務而忘天下之大計者非大臣之道也以大體自諉而不以天下之事為念者尤非大臣之職也則夫六官分職各率其屬百司分治各奏其能而為之冢宰者實兼總之冢宰無所不統特不欲身親其事而下行有司之職耳范公鎮請以中書通知兵民大計司馬公光請以宰相兼領錢穀斯言正激於大臣不任事而云耳豈天下事無小無大盡待大臣關決而後為舉職哉　唐柳宗元著梓人傳嘗論宰相佐天子理天下協賛謀謨於廟堂之上挈提紀綱驅策群衆晏

然而成功固不在於親小勞侵衆職齪齪細謹爲簿書刀筆吏止猶梓人之營大厦委群材會衆工已則操尋丈規矩繩墨中立而區處指期告成不愆于素而斧斤刀鋸之用曾不一經其手古人謂宰相自有體諒其然耶方今財用未豐不過責之主計之臣士卒未強不過責之將帥之臣盜賊未銷不過責之守土之臣獄訟未平不過責之士師之臣而宰相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足矣

事類文帝問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謝不知汗出浹背愧不能對上問右相陳平平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通鑑丙吉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横道過之不問逢人驅牛牛喘吉止問之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方春少陽用事恐牛近行用暑故喘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事林蜀諸葛亮爲相嘗自較簿書楊顒諫曰請以作家譬之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鷄主司晨犬主吠盜今明公乃躬較簿書不亦勞乎亮謝之事林唐房玄齡進僕射太宗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閲牒訟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勑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通鑑本朝哲宗朝韓琦爲相日曾公亮爲亞相趙康靖歐陽公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

問兩廳該文字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以爲得宰相體　高宗紹興三年十一月上曰宰相進賢退不肖用治天下豈可以細事爲務（㮣）孝宗乾道三年洪邁奏兩省每日行遣錄黃文字文書盈於几閣其中多有常程細故雜沓至前使中書之務不清上曰所論可謂至當六年中書門下條具煩碎不急之務歸有司（㮣）

宰相三　以資助同列立設

策頭說官分職而相之職不以事而分循資例遷而相之位不以資而進諫功責吏而相之業不以功而考相者助君而行化也錢穀必知非相之明也簿書必較非相之勤也彌綸天下之經建立天下之務其孰有大於此乎嗚呼相職不明

久矣坐鎭雅俗以伴食譏覩閱訟牒以辨事取奴婢鷄犬之務不分而斧斤刀鋸往往代衆工而執藝世之好名者皆若流也昔高祖開基而子房無智名太宗撥亂而房杜藏諸用是果在於紛紛乎雖然括囊無咎固六四大臣之所當爲馮河之勇又九二大臣之不容已惟寬而不失於柔剛而不過於亢是則爲相之大體歟若夫姬公在位海不揚波司馬入相邊無生事則有自然之効在

參政 黃扉貳職玉鉉參謀豈非師尹之副乎按漢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則今參貳之意也按唐表參預參議得管朝政則今參貳之名也夫惟貳於相職則小大相通長貳合議盡推車叶力之忠効同舟共濟之義相曰可參曰不可參曰然

相曰不然則天下無不舉之事矣嘗觀宣帝之朝丞相韋賢御史大夫則魏相也丞相魏相御史大夫則丙吉也丞相丙吉御史大夫則蕭望之也大抵寛嚴相濟故能成中興之功又嘗觀太宗之任參預等官也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玄齡謂創業爲難徵則謂守文不易其後玄齡尚爲僕射蕭瑀以御史大夫參議朝政瑀有偏駁則玄齡裁正議論相規故能成一代之治是豈唯阿具位伴食中書而已乎

樞密之官何始乎名肇於李唐權重於五代其制則備於本朝其意則防大臣之專也古者文武爲一塗兵政無兩府居則周召出則方虎顧豈有二任哉自兩府之名一分而甲兵

強弱相不得而稽也邊吏科瑣相不得而與也事機緊急戰守安危不相得而誅也夫廟堂之上樞要所關大臣之職事無不統豈以兵機而置之度外哉

愚嘗聞眞宗皇帝之臨御也並相畢士安寇準而天下卒享承平之福今聖天子登庸元老叶圖事功臣民舉手相慶以爲太平且在旦夕矣愚切謂治有内外事有本末未易以泛言也今日之弊亦多端矣如支厦屋於本末俱弱之時　四方上下無非穿漏而所先者棟梁也如醫壞證於補瀉雜用之餘四肢百脉無非受病而所急者腹心也舉其細而遺其大先其標而後其本梓人氏之云乎良醫師之云乎夫銓曹之積冗版籍之不均鹽鈔之不行關征之當弛此治之在内者

也將才之難得屯田之當講數糴之未易革監牧之未易舉此治之在外者也是八者不可謂非今日之急務然此特其節目耳事又有急於此者非叶氣之未調與元良之未定歟私謁之未杜而奸邪之難節歟諸葛武侯曰宮中府中均為一體此正其體統之論也孟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此正其本原之論也大臣素學此者也而臨事眩焉可乎

事類 舜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禹拜稽首遜于稷契曁皋陶書 宣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史記 武帝石慶為相事不關決醇謹而已漢史 唐太宗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

其直英衛善兵而劣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若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房杜贊）元宗盧懷慎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政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伴食宰相（本傳）楊國忠爲右相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雖有才行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本傳）本朝太宗端拱元年呂蒙正與趙普俱相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天下無事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公曰我但有一能善用人耳（言行錄）眞宗朝寇準在中書舉措多自任同列忌之（事）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